

W.09

陆川文史資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陆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
编辑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六月

陆川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陆川县委员会文史编委编印

一九八八年六月

46127

目 录

1. 谢应昌同志生平事迹 何炳芬 (1)
2. 地下交通员杨贞记 范克武 (7)
3. 陆川剿匪记要 陈科新 (12)
4. 土地革命时期陆川农民运动片断 何炳芬 (15)
5. 廖磊和新四军领导同志 刘传增 (25)
6. 忆爱国华侨——吕天龙同志 宗之英 (31)
7.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追认李膺勋为革命烈士的批复” (40)
8. 烈士李君膺勋墓碑铭 (40)
9. 李膺勋传 黄志荣 (41)
10. 林虎枪法 林丛 (44)
11. 日寇进占清湖见闻记 何德唐 (45)
12. 东成水库 罗匡民 (51)
13. 陆川女子小学 宁赛英 (61)
14. 陆川县同乐戏院惨案 罗匡民 (63)
15. 陆川县古代津渡、茶亭 何武增整理 (64)
16. 陆川县解放前两百年的自然灾害 吴仁椿整理 (67)
17. 宗教在陆川的概况 黄志荣整理 (75)
· 补白：“三教九流”是指什么 (74)

谢应昌同志生平事迹

·何炳芬·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1949年8月任中共陆川县委书记，解放后历任陆川、田东、凤山等县委书记、县长，百色专区供销合作社主任、财贸办公室主任、主任，百色地委委员、财贸部付部长、党校付校长，广西区党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委员等领导职务的副厅级离休老干部谢应昌同志，因脑溢血医治无效，于1987年11月23日，0时10分在玉林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谢应昌同志1912年11月29日（农历10月21日）出生在广西陆川县清湖乡新村灰炉扩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至1934年，先后进入清睦私立高级小学、南兴私立初级中学、陆川县立初级中学师范班读书，在学期间由于受“五·四”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以及陆川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宁培瑛、李仁祥、张济福等同志的革命思想影响，积极追求进步；1935年12月陆川中学师范班毕业便在本村那新铁国民基础学校当教师，后一面从事教学活动，一面积极宣传革命主张；1936年7月，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发展劳农会组织的任务，经过斗争的锻炼与考验，谢应昌同志由余世访、余明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他团结广大劳苦农民，与封建势力开展不懈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培养发展了谢龙汉、谢龙德二人为党员，正式组建中共那新铁村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谢应昌同志满腔热

情参加各种抗敌救亡活动。1938年冬，广西党根据抗战形势发庭需要，派黄经柱同志回陆川担任县委书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春末夏初，陆川地下党利用国民党陆川县府举办的成人教育学习班，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谢应昌同志及时响应党的号召，先后到清湖、龙河各地当成人班教师，深入乡村唤起群众爱国热情，组织抗日力量。1940年10月，谢应昌同志完成了党通过成人教育的宣传抗日任务，由党派进清平乡中心小学当辅导主任和清湖中心校代理校长，后在1941年春接连提为中共清湖区区委委员和区委书记。1943年，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西接连发生“一·一三”“一·一五”事件，大量逮捕共产党员，陆川被捕的八人，党组织受到破坏，经县委确定除留部份同志坚持在县内进行革命活动外、谢应昌等同志则以经商为掩护，撤退广东省廉江、雷州、徐闻、海康、高州等地继续坚持斗争。

1945年2月，谢应昌同志又参加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黄彰和玉林中心县委书记吴家宜亲自领导的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担任陆川抗日自卫军第一支队第一大队指导员职务，并身先士卒，两次攻打国民党盘龙乡公所。当起义受到挫折，斗争环境极端艰难的情况下，谢应昌同志革意志十分坚决，曾以“卖铁杂”“做牛客”为掩护，转移桂西北各地继续坚持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谢应昌同志先后到南路游击区，担任南路人民解放军新三团直属连指导员，1947年11月跟随林克武同志转战粤桂边，接受粤桂边区地委指示，成立中共陆川县工作委员会（1948年2月改为中共陆川县委员会），林克

武同志任工委书记，徐为楷、严敬义、蔡道彭、谢应昌、袁达雄为委员，1949年4月林克武同志调任粤桂南边地委常委、行政督导师主任后，谢应昌同志担任中共陆川县委书记，同年八月一日兼任粤桂边纵队第一支队第二团政委，在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解放粤桂南边地区的重要战斗中，挥师上阵，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1949年11月30日陆川县城解放后，谢应昌同志担任中共陆川县委书记兼陆川县长等重任，在陆川主持党政工作期间，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中，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为人民做出了显著成绩。1952年至1954年3月，谢应昌同志接受党的委派，到右江百色地区的田东县任县委书记、县长。1954年3月至1958年3月，任百色专署供销合作社主任、民族管理局局长；1958年3月至1960年9月，任中共凤山县委书记；1960年9月以后，先后任中共百色地委财贸部付部长，专署财贸办公室主任、主任，地委党校付校长。在右江、百色地区工作期间，他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发展山区经济。当1960、61年国家发生经济最困难时期，山区公路不通，他爬山涉水深入壮乡瑶寨，与右江各族人民同吃红茹叶，同食黄瓜苗，同甘共苦，为改变山区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年浩劫中，谢应昌同志同广西地下党的陈岸、林克武、徐为楷、严敬义等老同志一样，遭受“叛徒”、“特务”、“假党员”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坚持原则，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在长达十年的高压和逆境中，诬陷吓不倒，折磨压不

垮，他坚信共产主义，坚信党和人民的力量，坚信被颠倒了的历史一定会颠倒过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谢应昌同志为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派人深入广西帮助解决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和区党委作出关于为广西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的平反决定而万分高兴。1983年他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曾担任广西区党委驻玉林地区“文革”遗留工作组付组长，他特地深入到接连出现“三·二四”、“爆屍”，“活埋”、“割阴茎”、“杀夫奸妻”、“大屠杀”等严重的惨无人道的陆川重灾区，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深受遗属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拍手叫好。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存真求实，全面地认真地把我党六十多年来的党史资料立准、立好。为研究、编写学习、宣传党的历史经验服务，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1979年5月，身为广西区党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委员的谢应昌同志，万分热情关心陆川的党史工作，又与区党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付主任林克武同志，亲自回陆川请求县委建立“陆川革命斗争史编写领导小组”和1981年秋正式成立“中共陆川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他从1979年5月至1985年12月，长驻陆川指导党史工作，曾带领党史办同志，爬山越岭，走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陆川县委领导革命活动的根据地，深入老革命地区召开群众座谈会；同时组织力量外出上海、北京、天津、安徽、山西、贵州、广州、南宁等十多个省、市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进行查阅有关的党史资料和访问曾经在陆川进行革命活动的老领导、老前辈、老党员和老游击队员。不

辞被劳，多方调查研究，并亲自指挥审稿编写成《陆川革命斗争史》《中共陆川党史大事记》《中共陆川县组织史资料》等重要史稿的初稿，同时召开了陆川空前未有过的四百多老同志参加的党史盛会，为编写《中共陆川地方党史》（正本）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对总结陆川党的斗争经验教训，发扬陆川人民光荣革命传统，促进当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重大的贡献。

谢应昌同志在陆川指导党史征编工作期间，还亲自对人口述，由别人执笔整理了《谢应昌革命回忆录》，1984年5月2日下午3时，他开始口述时，先对何炳芬、陈超能两同志说：“一个干部，要勤干，敢干，公正。”反复强调共产党干部，必须秉公无私，高风亮节，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1986年3月26日，谢应昌同志经上级批准提为副厅级干部。

谢应昌同志确是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对党忠诚老实，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五十年如一日。谢应昌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奋斗不息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此，他为党为人民建立的功绩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他的不幸逝世也为玉林、百色两地区的党政领导、生前好友和各族人民感到悲痛。1987年11月28日上午8时，中共玉林地委书记黎济武、玉林地区行署付专员冯显明、百色地区行署付专员李进杰、广西区农委付主任李强增、百色地委党校党委书记许汉文、陆川县委付书记陈永立、付县长丘友福、人大付主任吴锐才、政协付主席黄启文、暨陆川在南宁工作的老同志代表钟国松、吕梁等二百多

人，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参加了谢应昌同志追悼会和向谢应昌同志遗体告别。谢应昌同志生前的战友、广西区人大付主任林克武也从旅次海南岛寄回哀悼谢应昌同志的挽诗：

一、

当年曾并马，
驰骋路崎岖。
风雨山同枕，
干戈血共披。
临军称智勇，
涉险不惊疑。
今日悲何极，
为君作挽诗。

二、

惊传噩耗疑如梦，
一夜无眠感万千。
正欲邀同修党史，
不应遽别上西天。
当年人物余几许，
此日悲歌却接连。
遥望家乡云渺渺，
南溟落泪向何边。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①陆川党史办：《谢应昌同志回忆录》
(1985年1月)

②中共玉林、百色地委：《谢应昌同志悼词》
(1987年11月28日)

③中共百色地委组织部：《谢应吉同志简历》
(1987年11月21日)

革命回忆录

地下老交通员杨贞记

范克武

杨贞记同志，大家都叫他二哥伯，家是贫农，粗识文字，中等身材，不大好说话，今年(1973)已经五十八岁了，是陆川横山乡良村人。1935年他就参加农民运动，1942年至1949年解放时担任地下交通员工作。他家就是交通站。

(一)

1943年，国民党大量逮捕逼害我党同志和进步青年，党的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农村，地下党的活动更加困难。为革命日夜奔走，历尽了艰辛，但从无半句怨言。1945年桂东南武装起义时，陆川龙河地区组建了一个支队，起义前夕，有一次他黑夜送信到瓜头杨增祺处，天刚发白，他就赶回来。当他走到到旱塘径的大路中间，看见一具尸体横在路上，上面插着一个牌子，并写着：“受奸匪利用者杀无赦”。(被杀者罗青松、过去曾是我党同志、脱党数年在外工作。后来回家不到半年，与我们并无联系，在动乱期间，国民党把他杀掉的。)国民党打锣宣布晚上不准外出、不准点灯讲话。横山伪税所因为晚上点灯，也被国民党暗杀队打死二

人，打伤二人。敌人的恐怖手段吓不住二哥伯，他还是照常奔走。后来敌人“清乡围剿”，还勾结地方封建势力，对我地下组织进行政治诱降，搞什么“五家联保”和“自首”。由于敌人手段毒辣，二哥伯这一户，最初却没人敢与他联保。但是他没有因此退缩还是照样送情报、护送同志过境，他对村里人说：“怕什么，干革命要翻身就不怕死；其实，我们村里又没有坏人，反动派哪能知道我们的底细？大家不敢与我联保，这不是明白告诉敌人说我有问题吗？”，村里的人们都觉得他说的有理，也被他那种为革命的忠义之心所感动了。大家表示要与他联保，有事大家相当。有群众的支持，二哥伯干得更起劲了。

桂东南起义失败后，敌人更加猖狂。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被涂的人在埋怨。处境更加复杂，活动也更加困难。这时二哥伯就毅然担负起掩护当地党的领导同志的任务来。只要有同志到来，二哥伯都把他们掩护得妥妥当当，碰上了紧急情况，二哥伯就把同志们安置到一个隐蔽的旧瓦窑洞里。二哥伯白天总是担着一担粪箕，黑夜就提着一个罗筐，为同志们送水送饭。这一年，正是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二哥伯怕同志们吃野菜过多顶不住，他家里什么东西都吃完了，连一点糯谷种也拿出来弄成稀饭，送给同志们吃了。当时隐藏在那里的李端材同志虽然饿得厉害，却流着眼泪舍不得吃。二哥伯问道：“怎么不吃？”“我肚子疼不能吃糯米。”李端材同志答。其实，吃不下是真的，说肚子疼不过是掩饰罢了。同志们都说：“二哥伯，我们再饿也不能把你家里的谷种都吃完了。”二哥伯却诚恳地说：“同志们，你们是隐藏，和我不一样，我在外面可以活动，是饿不

死的，没有谷种，以后可以想办法。”同志们只得含着眼泪把稀粥吃了下去。二哥伯笑了，他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吃点东西还行！”不几天，他又把家里仅有的一窝蜂蜜也开出来，给同志吃了。二哥伯对革命的一片忠心，深深地感动了同志们。

(二)

1949年农历3月初的一个晚上，二哥伯护送一位叫胡永冰的女同志带着具领导同志写的三封信到博白去。天刚亮不久，他们来到博白黄泥坳，正遇上一队国民党兵，由于距离太近了无法回避，二哥伯马上将三个指头大的信件塞入嘴里用力嚼，但怎么样嚼也不烂，他急中生计，转身小便，随即把信件藏入杂草丛中。由于胡永冰同志丢在粪坑的一大包文件被搜了出来，结果二人都被捕，押到博白，关进监狱里。

二哥伯入狱后，看见不少革命同志都被关在里面，其中张祖贵同志的父亲是二哥伯的老相识，但是，为了不给敌人有空子可钻，他们也互不打招呼，当作陌生人。

二哥伯被审讯了。

“你是何处人？叫什么名？做什么的？为什么参加奸匪？现在已拿到真凭实据，胡永冰已认了，你照实说可以从宽治罪。否则杀无赦！”二哥伯看穿了敌人的诡计，于是答道：“我是陆川良村人，姓杨行二，我从来都耕田，有时也与人打工，那个女人是博白人，她的舅母在稔坡名叫李十二奶，昨晚叫我送她回博白，本来半夜走路，我是不愿意的，不过是十二奶叫的，也不敢不从。”这些话真一半、假一半。原来他早已与胡永冰同志说好了的，同样几次问话都

找不到破绽，搞得敌人毫无办法。

不几天，组织上派二哥伯的弟弟杨四哥带着斤半猪肉、五斤白米去探望他。他见了弟弟就说：“我很快就可以出去了，你叫家里人放心！十八表（即范克武、排行十八）还在我们那里吗？”四哥回答他说：“在！”二哥伯心里象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原来十八表就是当地党的一个领导人，他相信有党在，什么问题都会容易解决的。

后来，一连几个月，敌人都没有抓到二哥伯什么证据，只得在旧历六月初七日，把胡永冰同志杀害，第二天就把二哥伯释放了。敌人残暴地杀害了革命同志，二哥伯感到万分痛心，可是他锻炼得更坚强了。坐了三个月零一天牢，二哥伯又回到战斗岗位上来了。

（三）

二哥伯出狱回来后，仍然负责交通员工作。那时候来往他这个站的人更多了，二哥伯的工作更加繁重了。

经过入狱的考验和出狱后的考察，组织上决定吸收二哥伯入党。1949年9月25日，二哥伯和其他另一个同志（石山窝李六叔，当时也是年近半百的地下交通员。）在二哥伯家里的厨房，由康德（即范克武）同志介绍办理入党手续，举行宣誓。介绍人在宣誓后对他说：“你是年近半百的交通员，干革命不怕老，入党后需要好好学习，坚决领导农民翻身，为共产主义奋斗，要记住，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二哥伯也坚决地向党表示：“干革命是为人民大众，不是为自己，我一定忠心对党。”

（四）

1949年11月，临川解放了。二哥伯和全县人民一样，欢

砍鼓舞，和同志们一起投入紧张的支前工作。不论在会上、或在什么地方碰见了我们的群众，他都说：“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了，我们受尽了苦痛，现在得到了翻身，地要废、田要分，人人有工做、有田耕、人人有吃有穿的好日子到了。”

当时中共陆川县委决定派二哥伯任龙河乡副乡长。可是，二哥伯却说：“我村他一个，字也不多识一个，怎么任得起副乡长！”后来组织部的同志和他谈话，问他愿意干什么？他说：“我还是当我的交通员吧！”“那怎么行呢？”

“要不就让我看马吧！我看见县里缴获的许多马关在院子里，没有人看管，很可惜。”“革命形势发展了，党要求我们负责更重要的工作。你们不能老当交通员、看马呀！”可是二哥伯说：“我还是搞这种工作合适。”后来组织上再三考虑，又决定派他回家乡搞征粮工作。在1950年土匪暴乱期间，他和家乡的群众一起，站岗放哨，保卫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后来他负责原乌石区农协主席，参加了本乡的土改斗争。过后当地群众选他当了乡长（分小乡后的乡长）并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他和群众的关系很好，办事很公道，群众非常拥护他。后因体弱多病，他辞去了乡长职务。但是，群众还是选他为信用社主任。虽然他又病又弱，可是，二哥伯没有辜负群众的期望，将信用社的工作，搞得头头是道，成为全县的模范。二哥伯的病日益严重了，他只得回家休养。不过人民群众还是始终忘不了他，又选他为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当选为陆川县人民委员会委员。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荣誉，二哥伯非常珍惜它，始终不懈地为人民工作着。

二哥伯虽然年纪老了，身体也不好，可是一直忠心耿耿

地为党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埋头苦干、不夸耀自己。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他的思想始终闪耀着光亮！

1973年冬，二哥伯逝世了，人们一直怀念着他！

1961年11月初稿

1987年10月13日修改于梧州地委

陆川剿匪记要

陈科新执笔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开始觉醒了的陆川人民，经历了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地下革命秘密活动……终于迎来了解放！

1949年12月1日陆川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陆川县人民政府的门楼上空，陆川人民欢欣鼓舞地高呼：

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共产党万岁！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一支队新二团共五个连的武装，分别进驻陆川、玉林、容县等县，守卫着新成立的人民政权。

1950年1月，粤桂边纵队第一支队新二团接受了玉林军分区的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川县大队”。当时

的第三连已从容县撤回陆川（第五连留在玉林接受改编），所以陆川县大队仍保持着四个连的武装力量。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的国民党败兵残将，以及不甘心死亡的旧军政人员，反动地主、惯匪等，以陈日东、曾东元、姚育林、范乃生、吕玉生为匪首串通组成了“青年反共救国军”。并于1950年2月16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晚）、首先有姚育林为匪团长的400多人在沙坡暴乱，围攻我沙坡乡人民政府，杀害乡长陈增才以及工作人员刘建荣、戚崇元、林全兰、吕德才、吕振坤、宁汉升、陈伟芳等八人。并且叫嚣七天之内攻占县城。县人民政府得讯立即命令县大队三个连队分三路进剿，结果该股匪首姚育林落网，缴获各种枪枝50余支，子弹3000余发，匪众死伤80多人。第一连和第三连直追穷寇至北流县境内的六麻、石窝、河浪。后经宣传政策和发动群众，匪众及有受骗而通匪、济匪、参匪出来向人民政府登记自新的500多人。沙坡匪患平息。

1950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初十）、匪师长陈日东、匪旅长杨广文，曾东元又纠集匪众500多人围攻沙湖，企图趁我武装力量大部开赴沙坡之机，抢劫沙湖粮库。县人民政府立即命令县大队三连从北流的河浪赶回沙湖，同时到达沙湖的有从县城出发的第四连和县公安局中队。因为情况不明，战斗开始时，曾一度处于被动地位，四连四排付排长扬宝林（辽宁省盖平县人）壮烈牺牲。直至第二天上午，第一连又从沙坡以急行军赶到沙湖增援，解放军主力部队460团两个分队也赶到。据守在沙湖嶂的土匪见势不妙，则四散逃窜。结果被我方打死打伤土匪60多人，生俘匪众50多人，缴获电台一部，轻机三挺、其他长短枪50多支，子弹3000多发，沙湖的土匪

暂时隐伏。因为沙湖西北的鹤鸽、大良、玉林的黄拘嶂一带，都是土匪出没之地，所以留三连与主力部队配合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同心协力清剿土匪，匪师长陈日东被我生俘，交由地方政府公审处决，民心大快。

经沙坡、沙湖两处清剿，剩下的土匪，化整为零，打家劫舍，广大人民恨之入骨。当时主力独九团已开向六万山向东包操，县大队第四连留守马坡；1950年3月24日派一个班，由付排长吕钦、文书陈祖膺带队（共九人）进山打柴，因警惕不高，少带武器，被土匪包围，除二人脱险外，其余七人均被土匪杀害。

笔者写到这里，肃然起立，向在沙坡、沙湖、马坡等处因匪患而死难的战友，同志默哀！

1950年5月间，博白匪首曾仲荣与陆川匪团长吕玉生串通，纠集匪众300多人，在陆博交界的羊油、凌清、黄凌一带为非作恶、杀人放火，老历五月中旬，曾一度围攻博白宁潭乡，幸而宁潭乡的工作人员事先撤到陆川良田。我陆川县大队一二连与解放军驻博白的崇山大队前后夹攻，从宁潭打到凌清与陆川交界的谢鲁，陆川县大队一连战士，在滂沱大雨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十五分钟就冲上了谢鲁嶂顶，把陆川二号匪首吕玉生捕获（后交陆川地方政府公审处决），匪众伤亡不少，剩下的匪众向陆豹、墨菜水、青山方向逃窜。八月间在大桥乡、石矿石灰窑附近生擒匪团长范乃生，（交地方政府公审处决）其余匪众纷纷出来向我各乡、村人民政府登记自新，陆川的匪患基本平息了，新的政权巩固了。

农民早起庄稼好，